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025
26 July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二五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9年7月26日星期一,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哈斯米先生	(马来西亚)
成员国:	阿根廷	彼得雷拉先生
	巴林	布阿莱先生
	巴西	丰塞卡先生
	加拿大	福勒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加蓬	当格 - 雷瓦卡先生
	冈比亚	贾格内先生
	纳米比亚	安贾巴先生
	荷兰	哈默先生
	俄罗斯联邦	加季洛夫先生
	斯洛文尼亚	蒂尔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奇蒙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伯利先生

99-85611 (c)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悼念摩洛哥王国哈桑二世国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代表安全理事会对摩洛哥王国哈桑二世国王陛下逝世深表悲痛和遗憾。哈桑国王毕生致力于执着地为其国家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服务。他的逝世将使大家都受到触动。

我要代表安全理事会向西迪·穆汗默德六世国王陛下、遗属和摩洛哥王国人民表达安理会的深切哀悼。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起立,为悼念摩洛哥王国哈桑二世国王陛下默哀一分钟。

安全理事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促进和平与安全:向非洲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在安理会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我没有听到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女士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欢迎绪方女士,并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在其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将在本次会议上听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女士的简报。安理会已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她发出邀请。

我现在请绪方女士发言。

绪方女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也愿对摩洛哥已故国

王哈桑二世国王去世表示深切悲痛和哀悼。我曾就西撒哈拉问题同陛下有过许多直接和间接接触。我要在发言伊始表达我的悲痛。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主席先生你的关心和支持。我曾在上次5月5日巴尔干危机最甚之际向安理会简报时,谈及科索沃难民的苦难。当时,有人还要求我就其他人道主义局势、特别是非洲的人道主义局势提出简报。因此,我今天将集中论及该大陆,特别是中部非洲和西部非洲,那里出现了具有重要人道主义影响的政治和安全事态。

本办事处将其 40%多的资源用于非洲,我是该办事处首长并亲自在二月份访问了西部非洲、上个月又访问了中部非洲,因此我将向安理会提供关于该大陆人员流离失所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我两个星期前在阿尔及尔出席了非洲统一组织上届首脑会议,我对那次会议的印象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今年的首脑会议是我应邀作为观察员参加的第七次首脑会议,我感到这个会议特别令人鼓舞。向秘书长科菲·安南一样,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开诚布公精神,并注意到显示现有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积极迹象。参加会议的有南非和尼日利亚的以民主方式新选举的总统。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表明这两个关键的非洲国家准备为该大陆的和平、民主化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年的首脑会议的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在一个新的总统的领导下可能也出现脱离 9 年不稳定的好预兆。首脑会议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会议进行的同时,有关各方正在签署一项关于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的停火协定以及塞拉利昂政府与叛军之间的一项和平协定。

我们应该是现实的:在实现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将会有推延和挫折,但我在几年中第一感到,由于几个不寻常的领导人当选任职、并参加这个首脑会议,并鉴于实际的事态发展,人们可以对进展怀有希望。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角度来看,这些朝着和平发展的积极步骤使人们有理由希望,很多难民最终将返回家园。

我们面前的挑战是迅速采取行动以支持政治协议的实施。例如,自从在 5 月 24

日最初签署停火协定以来,在塞拉利昂没有恢复敌对行动。从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角度来看,这两项协议是罕见的机会的巧合,如果国际社会能够适当和迅速地抓住这些机会,可能导致非洲一些最严重的难民问题的解决。在非洲大陆上,我的办事处所"关心"的人大约有 600 万。如果你分析一份"流离失所地图",你将能清楚地看到,逃难的人总是反映了贫困和冲突局势,或两者兼有的局势。

最近的危机所造成的主要难民组群在西非继续超过 50 多万塞拉利昂人、在坦桑尼亚有 26 万布隆迪人,以及由于逃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而到各国的 15 万人。目前,有人正在从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逃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加蓬。还有一些较早的,没有解决的冲突局势,在很多年前造成难民:370 000 万多苏丹人仍然作为难民留在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12 万撒哈拉难民仍然在阿尔及利亚和其它国家的难民营中;还有 15 万安哥拉难民,大部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些人中数以万计的实际上是逃离本国的新冲突的刚到达的难民。在苏丹和安哥拉,以及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边界的战乱地区,也有数以万计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在利比里亚,28 万难民以返回家园,我们希望在 2000 年中期完成对其余 25 万人的遣返。在那里,最近发生的不安全事件暴露了内部的紧张局势与和平的脆弱。

我在 2 月访问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时,在塞拉利昂实现解决的希望仍然非常脆弱。因此,我欢迎最近的洛美协定,虽然通往和平的道路无疑将是漫长的和困难的。塞拉利昂的内战的结束可能会积极地解决非洲当前最严重的难民问题,也就是解决占整个塞拉利昂人口大约十分之一的 50 多万人的苦境,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在各次难民潮中逃离暴力和战斗。其中多数人在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寻求避难所,而这两个国家尽管资源非常有限,仍然慷慨地为这些数量很大的难民提供避难所,为国际社会树立了真正的榜样。向多次报告给安理会的那样,塞拉利昂难民在冲突中遭受了难以形容的暴力。那些经历过屠杀后幸存并由于毒打、截肢和强奸而遭受心里创伤的平民所遭受的可怕的身体和心理的暴力的后果之严重是我所很少见到的。

因此,我今天在这里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呼吁向塞拉利昂和这个分区域的各国政府提供一切必要资源,以使洛美协定能够得到实施,并得到尽快实施。和平已到手了,但特别是从数以百计的村庄的角度来看,和平仍然经受暴力、劫掠和报复,和平是非常脆弱的。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很快将需要资源来支持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并重新回归原来的社区。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塞拉利昂冲突的暴力造成了深刻的分裂和互不信任。象我们在其它局势中看到的那样,人们离开自己的社区越久,和解就越困难和复杂。遣返将需要时间,但我们当然必须尽快为他作准备,而同时继续协助难民和在避难国中收容难民的当地社区。

我还想借此机会特别呼吁帮助那些数以千计的不幸遭受截肢的人。我去年 2 月在几内亚对来自塞拉利昂的截肢者的一个恢复中心的访问是我作为高级专员的 8 年中的最令人震惊的经验之一。他们为再次学会走路、吃饭和写字而作出的有勇气的努力值得给予特别注意和不断支持。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卢萨卡协定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情况发展,该区域各国政府应该为此得到赞扬,尽管这个协定尚未被所有方面所签署。他不仅作为解决中非冲突的一个积极步骤而具有直接的重要性,他还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只要非洲领导人能够不顾所有分歧和困难致力于为这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就能在非洲实现和平。然而,象洛美协定一样,卢萨卡协定现在有必要得到坚定和明确的国际支持,以使冲突各方都遵守该协定,以使它的迅速实施能够成为一个现实。尽管取得了进展,战争仍未结束: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数以千计的刚果人为了逃避赤道省的新的战斗而流入中非共和国,这是这个脆弱地区的一个非常不利于稳定的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迫切需要和平。在上月访问该国时,我对整个刚果人口的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感到震惊。过去作为这个很有恢复力的国家的支柱的非正式经济几乎已经完全垮掉。贫困现象到处都是,几乎有 15 万难民外逃,此外还有无数国内流离失所者。在阿尔及尔,我会见了卡比拉总统,要求他在允许人道主义机构能够达到那些需要援助的人方面采取行动。我对他的积极答复感到鼓舞。需要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以便为数以十万计的遭受痛苦的人提供救济,但这种援助也会促进和平进程,并作为这个国家和分区域实现急需的稳定的第一步。因此,我再次呼吁冲突各方允许向难民、流离失所者和需要援助的所有平民提供援助。

整个中非分区域的局势从一种大规模难民流动的局势转化为一种由多个彼此相关的冲突和较小的流离失所危机所构成的局势。然而,存在着发生规模更大和更严重的流离失所现象的可能性。难民还往往受到各国和反叛集团的利用。目前,很难象我们在 1998 年 5 月关于难民问题的坎帕拉区域会议上促进的那样,在适当考虑各国安全关切的情况下作出全面努力实施难民保护原则。因此,在卢萨卡和平进程继续的同时,难民专员办事处将集中努力处理,如果不是解决,个别的流离失所局势。

最迫切的问题是处理种族灭绝后逃离该国尚未返回的卢旺达人问题,尤其是在两个刚果的最大群体。这一问题因卢旺达安全和内部稳定改善而更容易解决。另一方面,真正难民中存在武装分子在几个国家仍是严重问题,具有涉及影响和减缓和平进程的安全问题。在这方面我高兴地通报,在我最近访问该次大陆时,我作出了两项主要决定。第一,难民专员办事处布卡武和戈马办公室将继续支持遣返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卢旺达人。我们已经得到控制这些地区的叛军当局的保证,我们将可以接触要求遣返的人,返回的自愿性质将得到尊重。我已通报卢旺达比齐蒙戈总统,他鼓励并支持我们在这项行动中的作用。我还通报了卡比拉总统,他不反对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参与。第二,我们还将向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内卢旺达人提供遣返或者在东道国北部地区定居的可能性,他们在那里可收到一次性整套援助以便利他们在当地融入。目前正与布拉柴维尔当局讨论这项办法。

另一方面,解决坦桑尼亚布隆迪难民困境的前景似乎希望不大。布隆迪政府与其反对者在阿鲁沙的和平会谈继续进行。但同时难民遣返目前限于每天几个人。我十分关切这种局势。它使难民和当地人民面临布隆迪和坦桑尼亚边界严重紧张和不安全局势;这种局势只有当难民自愿返回家园时才能解决。在要求安理会鼓励早日及积极结束阿鲁沙和平进程时,我还谨要求从人道主义角度根据国际准则处理难民

问题。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将继续支持坦桑尼亚保证难民营维持其平民性质。我们还时刻准备恢复自愿遣返并支持布隆迪难民重新融入其国家。

在结束讨论中部非洲之前,我仅提请安理会注意其他几个冲突和流离失所局势,这些局势目前很少或没有早日解决的希望,因此难民专员办事处必须在那里继续提供照顾和维持支助,并在新难民流出时提供紧急援助。我想到的是西撒哈拉局势,难民专员办事处在那里继续进行明年 3 月遣返的准备工作,但难民返回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政治谈判进展。我还提及迫使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家园的安哥拉冲突。我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巴斯-刚果省的一个安哥拉难民营,并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返回。我还提及苏丹南部的战争,这是世界最长期和最暴力的冲突之一,该区域广泛感到其在难民移动和普遍不安全方面的影响。

最后,我谨特别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残暴和几乎被人忘记的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内战。布拉柴维尔和邻近地区数以千计的居民被困于政府和叛军之间的战斗,过去几个月不得不逃离,而且只能通过穿越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家园。他们中间有可怕暴力行径包括酷刑和强奸的成千受害者。过去几天中,3 万新难民到达加蓬。这是新的、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它表明这场战争可能极大破坏整个区域的稳定,尤其鉴于这场冲突接近其它冲突。难民专员办事处已向利伯维尔派出一支紧急工作队,并时刻准备向当局提供保护和援助难民的支助。我完全认识到这些难民对该国资源造成负担,但希望在这里呼吁加蓬政府向逃离战争的人提供避难所。但十分紧迫的是,国际社会对刚果冲突采取更有力的立场,并尽力制止万千平民沦为受难者的毫无意义的暴力。

所有这些冲突的明显特点是它们是紧密相关的。卢萨卡和平进程只处理其中一个冲突,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心地位使该进程对于整个次区域和平致关重要。此外,武装分子的存在,其中有人与难民群体关系密切,以及重型和轻型武器无控制的流动是影响中部非洲相互联系的战争的起因及后果。我谨在此敦促安全理事会审查这些问题,并采取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行动。

在中部和西部非洲,难民专员办事处继续其工作。但允许我再次重复我今天的主要信息。如果难民问题要在这两个分区域得到持久解决,那就必须支持各项政治协议。我谨提请安理会特别注意尽快并以最适当的方式,无论通过直接部署维持和平者或观察员或通过向其他国家部署的部队提供后勤支助切实执行这些协议安全条款的重要性。非洲领导人已经采取处理这些冲突的政治主动行动。在我最近走访非洲的整个过程中,我感觉到目前人们强烈希望联合国提供更多的支助,更积极地参加维持和建立和平。卢萨卡和洛美是机会的窗口。它们可能无法长期开着。让我们现在抓住这些机会。

我们难民专员办事处每天在实地与成百万逃离战争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打交道。我们十分了解停止冲突的重要性,这是洛美和卢萨卡和平谈判的目标。但我们还帮助难民在冲突结束后返回家园,常常回到和平十分脆弱的情况,常常回到被战争四分五裂的社区。因此我们一贯坚持签署和平后巩固和平以及避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长期发展合作之间危险差距的重要性。

我对这点重复了许多次,恐怕听上去是喋喋不休。然而我想再次提到我最近的非洲访问——这种差距情况继续存在。比如说卢旺达。多数难民已经返回:返回者约占整个人口的25%。人道主义援助阶段——得到捐助国比较的好的支持——以后发展机构和双边行动者只作出了十分有限的贡献。根本没有提供足以巩固和平的大量资源。我认为这是危险的,可能十分破坏稳定。在大湖区域,正如在非洲多数地区一样,贫困、冲突和人们被迫流离失所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我很自豪地访问了难民专员办事处作了大量工作来支持两百万返回者重新融入,包括建筑或修复10万座房屋和公共设施的地区。我认为这是出色的成果,但一个人道主义机构无法超越如此规模的这类工作。谁将持续这种成就?谁将向人民和政府提供支助?

我赞同这样的说法,即在卢旺达的民主化、分享权力与和解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目前正在做出努力。例如,除了把重点放在伸张正义上之外,对和解的更

大程度的强调使我感到鼓舞。为了团结人民所做的努力现在已是制度化、广泛和非常专业性的。必须支持这种努力。我感到担心的是,在这些和其他局势中——例如我刚才所提的利比里亚——政府的脆弱性及其微小的执行能力使人不愿意提供发展资源。尽管我完全理解人道主义援助要比发展合作所受的政治限制要少得多——这是应该的——但是我谨敦促各国政府在计划和执行长期援助方案时不要忘记人民。不管在何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只要给人民一次机会,我们常常能够开始导致机构民主化的进程,并最终实现国家和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在本次简报的结束时,我想至少就科索沃局势讲几句话,它继续是我们办事处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当我上次向安理会作简报时,阿尔巴尼亚族难民仍然涌出该省。自从敌对行动结束和在科索沃部署国际部队以来,大约 73 万人已返回家园,包括从远在西欧和美国的一些国家返回的难民,这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的逆转。我还要指出,我认为这次返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难民本身组织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事态发展,是国际社会的一次成功。为了进行重建,科索沃需要自己的人民。他们返回越快,就越容易重建该省。

但是,存在着一些令人感到严重关切的问题。阿尔巴尼亚族的返回极其不幸地同非阿尔巴尼亚族的人民,特别是塞尔维亚族和罗姆族的人民遭到驱逐、骚扰和在一些情况下遭到杀害的情况同时发生。上周 14 名塞尔维亚族人遭到屠杀是这种插曲中最近和最令人不安的一次。塞族居民的大部分已经逃离科索沃,该省大约 17 万塞族人现在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其他地区流离失所,在塞尔维亚和黑山都有。曾经向遭到迫害和被驱赶的阿尔巴尼亚族提供正当支持的国际社会不会也绝不能容忍在一个难民危机结束时另一个难民危机开始发生。尽管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允许进行报复。有必要通过媒体、教育和社会工作有系统和专业性地促进和解方案。但是,更加迫切需要重建执法能力,要完成驻科部队的部署、部署足够数量的国际警察部队、培训当地的警察部队、恢复司法制度,等等。

重建是另一个使人感到关切的领域。人民正在重建家园,人道主义机构在难民

专员办事处的领导下正在向他们提供帮助。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不在今后数周内开始执行一个更加有系统的重建方案,更大的恢复工作——电、水、道路、商业地区——将无法在冬天到来之前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人道主义机构的有限资源将使人民能够重建其住房的一部分,但是这在巴尔干严寒的冬天里是不够的。也请允许我指出,科索沃的重建不能同支持和振兴整个东南欧经济的努力分开,特别是在受到大量难民移徙影响的国家里。我希望,在布鲁塞尔和萨拉热窝即将举行的会议将把各国政府的承诺变为具体行动。

最后我谨谈谈在过去几个月里受到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知道有人感到例如向来自科索沃的流离失所的人民提供的援助同向非洲难民提供的援助相比有差距。我知道在座有许多人也对这一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感到关心。

当然,紧急情况得到的注意超过其他各种方案,科索沃危机是一次非常严重和规模很大的难民紧急情况。非洲危机在有些时候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财政支持。想一想 1980 年代的非洲之角,或是几年前的大湖区。然而,科索沃确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空前的政治关心和物质支持。不可否认,近距离、政治利益和不同寻常的媒体的关心在确定所作反映的质量和水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其他局势中,包括我今天已经谈到的那些局势,从来没有也继续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

但是,请允许我回过头来谈谈我在一开始说到的一点。在阿尔及尔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积极迹象可能表明——我希望将会表明——非洲政府对其未来和对其他人民的未来重新作出承诺,要更加坚定地把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来促进和解决包括难民问题在内的问题。这是国际支持的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不仅承担区域责任,而且也承担全球责任的人应当竭尽全力支持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为解决冲突所作的努力。尽管我只能呼吁安理会和各国政府在支持和平努力时要尽可能做到平衡,我当然可以证实我们办事处将继续履行对所有逃离家园的人的责任,特别是那些在逃离家园时没有得到国

际注意的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绪方夫人所作的全面的简报,该简报对安理会有着很大的启发性。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安贾巴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就哈桑国王二世的去世对摩洛哥王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切慰问。值此困难时刻,我们心里想到的是他们。

在安哥拉有 170 万人在国内离乡背井,另有数百个难民在邻国。大约 45 万塞拉利昂人是难民,并有超过 2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刚果民主共和国有 70 多万在国内无家可归的人,另有 30 万难民。这只不过是少数几个例子。仅在这 3 个非洲国家里的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民的人数就远远超过在非洲外部的难民和无家可归人民的总数。然而,向其他地区的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民提供的财政和物质援助远远超过向非洲提供的援助。

主席先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代表团谨感谢你在这一关键时刻安排的有关非洲难民的简报。我也谨感谢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夫人所作的内容丰富的简报。确实,她提供的信息使人感到悲伤,但是世界需要不断得到提醒。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知道数以千计的非洲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成为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在最有辱人格和最不堪忍受的条件下生活。高级专员清楚地解释了非洲难民的命运。对妇女、儿童和老人来说情况最严重。缺乏食物、清洁用水、药品、住所和毯子是这些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为就在不久前我们许多纳米比亚人自己也是难民。这无疑是最一种可怕的经历。

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是连续不断的冲突造成的直接后果。非洲大陆上的冲突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事实证明,这些冲突能够破坏整个区域的稳定。理想的情况是有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因此,如果我们要防止重新出现冲突以及尽可能减少冲突对平民的不利影响,就必须解决非洲大陆上冲突的根源。武器的流通,尤其

是小型武器扩散到冲突地区,无疑是造成非洲今天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安全理事会实行了武器禁运,但其中一些武器仍在流通。因此,我们呼吁武器生产者遵守安理会决议,在把武器运入我们多灾多难的大陆时能有节制。

通过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区域努力就能遏制这些冲突。但区域组织有其局限性,需要获得财政和后勤支助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赞扬那些向西非经共体监测组提供支助的国家努力为非洲和平作出贡献。

请让我强调,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签署了关于冲突的停火协定,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受了执行非洲统一组织框架协定的方式。我们希望,这些事态发展标志着开始了将使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能和平返回家园的进程。我们认识到,这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人道主义救济界的其他组织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们相信凭着在处理这么多的冲突时具有的那种力量和决心,并在国际社会的支助下,这些机构将能应付前面的挑战。我们欢迎绪方夫人关于现在就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在刚果(布拉柴维尔)境内恢复遣返卢旺达难民的决定。

交战各方必须确保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以及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安全,对此怎么强调也不过份。因此我们将再次呼吁所有各方确保所有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呼吁各方允许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难民专员办事处及其合作伙伴机构本身并不能成功地解决非洲难民的需要。最近的事件表明,有了必要的政治意志,国际社会就能帮助结束大多数这些战争。然而,不幸的是在实行这种意志以及提供财政援助方面有厚此薄彼的做法。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没有非洲难民的画面,但是这些人的苦难是确实存在的。例如,在通过援助安哥拉呼吁请求提供的 160 万美元中只提供了 14 %,在为塞拉利昂请求的 2,790 万美元中,这些机构只收到 26 %。

我们谨坚决强调,国际社会通过援助各国的和解和经济重建来支助冲突后建设

和平活动是至关重要的,这将确保长期安全。结束冲突是一回事,确保冲突不再次发生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如果要实现和平,我们就必须作出一切努力。

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只能协调已提供的援助。应由国际社会来提供所需的援助。

最后,我谨赞扬绪方夫人作出的努力,并赞扬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人员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的人员,他们在十分艰难并往往是危险的情况下孜孜不倦地工作,使那些处境困难的平民获得救济。

当格-雷瓦卡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在我开始就我们今天面前的问题发言之前,我谨对哈桑二世国王的去世向摩洛哥皇室、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真挚和深切的哀悼。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为使人民团结在一起、为谋求各国之间的和平而进行的出色工作。

我们已根据秘书长 1998 年 4 月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S/1998/318)审议过今天使我们大家聚在这里开会的问题。那时我们相当详尽地讨论了并通过了我稍后将谈到的一些措施。

我谨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刚才向安理会作的关于非洲难民局势的重要发言。她十分强调难民大规模流入局势较稳定的非洲国家的根本原因。

我不再复述这些根源;我只想提请注意安全理事会在帮助冲突中的各国恢复和平方面必须发挥的如此关键的作用。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1998 年在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后,我们通过了 11 月 19 日的第 1208(1998)号决议。这项决议的执行部分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秘书处采取某些行动来减轻非洲国家难民的苦难。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进行人员培训,以应付非洲的大量难民。

就在几分钟之前,绪方夫人描述了中非的难民情况,并谈到了我们所收容的来自

加蓬邻国的难民。我现在谨向她重申,加蓬人民素来有着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我们愿意继续与她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合作,以确保我国境内的难民在返回原籍国之前享有尽可能最好的条件。绪方夫人很快将在她的办公室接到在我先前所提到决议范围内提出的一项请求,即请求向负责收容难民工作的加蓬工作人员和加蓬国内各组织提供协助,帮助他们接待和安排来自邻国的难民。

我们在加蓬遇到了一些问题。收容难民的确不是一件易事,因为有些难民是有武装的。此外还存在着如何在当地人口中安置他们的问题。这有时引起了骚乱,但我们都能控制局势。然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适当的培训,尤其是保安部队的培训。

关于资金问题,我们有 1997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大会第 52/103 号决议,其中要求国际社会为难民专员办事处设立基金,因为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资金往往不到位。我想问高级专员认捐方面的情况如何以及在帮助非洲难民方面实际上已收到多少资金。

我们已加入有关难民问题的所有公约并已签署了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难民问题的公约。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给予除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外所有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人员以接触难民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提供所需的帮助。我们要在此重申,我们将这样做,并且将继续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

我们还面临着与解决冲突相联系的难民问题。这就是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两国境内冲突所遇到的情况。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安全理事会必须毫无进一步拖延地依照其职责采取主动行动,以使某些人不会把没有一个小组监测停火遵守情况及和平协议执行情况作为借口,进而违反协议。这也适用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此,我们要敦促安全理事会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以便秘书长针对这两个国家的建议能够得到安理会的采纳。

我们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到,最近非洲东部发生了边界冲突。它们牵涉到难民收容的组织方面问题。在此我指的是不久前布隆迪与坦桑尼亚之间所发生的情况。收

容难民的国家必须得到足够的资源,以使诸如 1994 年在卢旺达和布隆迪所发生的情况不致再度发生。同样在这方面,难民专员办事处负有责任,而且必须向有关国家提供必要的资源,使它们有能力应付这股大规模的难民潮。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第 1208(1998)号决议一定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

秦华孙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穆罕默德六世陛下、摩洛哥王室、摩洛哥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中国代表团感谢绪方贞子女士就非洲难民问题向安理会所做的通报,并对主席和马来西亚代表团为安排此次公开辩论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目前非洲大陆有三百多万难民、二百多万无家可归者,这几乎占到世界此类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战乱和经济落后,非洲难民人数众多、处境悲惨,已经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为向非洲难民提供救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难民署及有关机构、捐助国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向非洲难民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洲难民的困境。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是消除产生难民的根源,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的共识。我们在讨论非洲难民问题的时候也不能不思考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近年来,非洲大陆总体形势趋向缓和,但局部冲突和动荡仍不断发生,相对落后的经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也日益面临被边际化的危险。这种政治上不稳定,经济上欠发展的状况是造成非洲难民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且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许多非洲国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非洲各国领导人在前不久结束的非统第三十五届首脑会议上发出了结束冲突、振兴经济的强烈呼声,并表现出采取行动的坚定决心。这是解决非洲难民问题的积极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国际社会也应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基础上,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帮助解决难民问题。近来人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每位科索沃难民每天得到 1.6 美元的援助的时候,每位非洲难民仅仅得到 11 个美分。正如绪方女士刚才所说,有时紧急情况下需要集中资金予以援助。但是这种强烈的反差充分表明,部分捐助国在根据自身政治利益和意愿,有选择、有条件地提供对外援助。这对于非洲难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在提供援助时应遵循人道、中立、公平的原则,避免出现政治化和地区不平衡的现象。

去年四月,我们在本会议厅对秘书长提交的非洲问题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其中包括非洲难民问题。去年十一月,安理会还专门通过了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第 1208 号决议。这表明安理会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对难民问题予以关注。同时我们认为,作为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理会,应当积极地致力于解决非洲国家的冲突与战乱,维护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洲难民问题,也只有这样才是安理会为解决非洲难民作出的最突出贡献。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少发展中国家自然灾害频繁,而救灾资源却日见匮乏。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受灾国家的稳定。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自己能力所及,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向非洲国家提供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多种援助。中国与联合国难民署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愿继续保持并加强这一合作,为解决非洲难民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和我国代表团讲的客气话。

德雅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邀请安全理事会一道为哈桑二世陛下的去世向摩洛哥王室表示哀悼。我们也感谢秘书长代表联合国出席陛下的葬礼。摩洛哥国王代表了远见与和平、开放及容忍的政策。他受到了本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法国很荣幸成为他的一个朋友。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今年 5 月就科索沃问题向安理会所作发言最后向安理会成员发出过呼吁。绪方夫人让我们确保,为科索沃难民进行的完全必要与合理紧急动员不致于使世界冲突的其他热点、首先是非洲的热点受到忽略。高级专员最近对非洲

的访问以及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让我们再次想起这一呼吁。事实上,很多迹象表明,不仅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而且整个联合国都高度重视世界那一地区的难民局势问题。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提议安全理事会举行辩论。这一辩论也应该为我们确认并加强国际社会的承诺提供机会。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可能不让非洲再次感到非洲是中国大使刚才例举的那种不平衡政策的一个受害者。

正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刚才提醒我们的那样,非洲的难民状况令人十分关切。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在世界大约 2 200 万难民中,三分之一多都在非洲。仅大湖区就有 600 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鉴于这项任务规模庞大,必须调动我们的全部精力,探索各种解决办法。

秘书长曾在其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可持续和平的报告(S/1998/318)中,在更广泛的人道主义援助框架内涉及难民问题。一些优先事项十分紧迫,当时已对此加以确定。首先,存在着在敌对行动地区保护平民问题。随着战斗继续激烈进行,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这项目标是否已经实现。还有创建儿童和平区问题。尽管奥拉拉·奥图诺作出各项努力,但我们再次远未在实施这项基本要求方面真正取得成功。

关于为提供食品和紧急援助的临时停火谈判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些真正进展。我们知道,特别通过把难民同武装分子隔离开来确保难民人口的安全与保护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是六湖区持续战斗的根源。最后,存在着向东道国提供援助问题,难民大量流入经常使这些国家的稳定受到破坏。加蓬代表曾在早些时候告诉我们,他的国家如何不得不对付接收难民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我们还应审议几内亚这样贫穷非洲国家的局势,该国不得不接收数目非常庞大的难民。

因此,实施所有这些措施是要付出代价的,紧急局势的日常管理也是如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必须不断地正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只能对难民专

员办事处已经采取的撙节措施及其旨在调整预算和行政结构的各项努力表示欢迎。特别就非洲而言,我们欢迎目前难民专员办事处内部为创造全大陆新型单一结构而进行的改革表示欢迎。采纳基于结果的人力资源管理办法也应得到强调,以表明难民专员办事处正在绪方女士领导下自发地为尽量实现确定的各项目标发挥其作用。

当然,难民专员办事处各项非洲方案的财政状况令人忧虑。只有安哥拉方案的经费筹措超过 50%。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塞拉利昂的经费筹措约为 25%。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费筹措不到 25%,刚果共和国的经费筹措不到 10%。这些统计数字涉及同欧洲相比的非洲难民或流离失所者所得。这应促使我们联合国会员国承担我们的责任。

当然,正如秘书长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大量工作取决于非洲人自己。不果断解决非洲目前面临的问题:即失业、冲突加剧和艰难地向民主和廉政过渡,就不能解决难民问题。然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再次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帮助非洲各国向廉政和民主过渡,特别是帮助它们解决区域冲突。我们还必须向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物质和财政援助。我国就其而言,尽管目前正在努力履行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义务,但近年来仍在设法保持其贡献的水平。

我们已经听到绪方女士告诉我们,继最近事件和达成协定后出现了一些大有希望的迹象。然而,我要请她考虑几个问题。第一问题涉及非洲主要东道国几内亚。该国领土上几乎有 50 万难民,其中大多数都来自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几内亚是一个穷国,不能单独对这项重大挑战作出回应。高级专员办事处今年 6 月的进度报告披露了难民专员办事处方案资金不足的情况。我不能确定我们要求设立的信托基金已得到适当供资。因此,我的问题是,绪方女士是否最近已能够察觉在几内亚需要的方案资金补给方面取得的进展。

在塞拉利昂,新协定为难民返回开辟了什么前景?难民专员办事处是否已经拟定一项遣返计划?难民专员办事处最近在其近来重新设点的弗里敦外围地区,观察到大

量流离失所人口没有得到任何援助。鉴于各方上个月已在洛美签署和平计划,目前的情况如何,难民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间是如何分工的?关于安哥拉,我们当然对绪方女士能够告诉我们的有关局势似乎严重恶化的一切情况表示赞赏。

最后,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第一批报告提及大量难民朝坦桑尼亚移动,不幸的是,难民提供的一些描述使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战斗的残酷及其对平民人口造成的悲惨后果。我们知道绪方女士通报我们的大有希望的迹象和局势的改善,特别是难民有可能返回。但是,有关目前发生的情况、特别是难民流向坦桑尼亚的任何额外情报都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提供援助,并提高人们对满足迫切需要的认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国代表团说的客气话。

布阿莱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悲伤地对摩洛哥子妹王国的哈桑二世的去世表示哀悼。他是在 7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去世的。在发生这个巨大的悲惨事件时,我们对摩洛哥王国人民和政府,对崇高的阿尔维派皇家表示哀悼,乞求万能的上帝使他与圣者和善人共聚天堂。由于他的去世,摩洛哥失去了一位一流的政治家,他在大半生的时间里为他的人民服务,为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服务。他的去世对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巨大损失。阿拉伯民族今年失去了三位伟大的领导人:巴林埃米尔伊萨·本·苏莱曼·哈利法陛下、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陛下和摩洛哥王国国王哈桑二世陛下。

国王哈桑二世在他的一生中不遗余力地维护摩洛哥的统一、繁荣和进步。他还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作的显要的努力包括参加耶路撒冷委员会。我们不能不请求上帝对过世者给予原谅和慈悲,并祝福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陛下获得成功,同时相信他将继续进行他的先父在建立现代的摩洛哥方面所开始的伟大征途。我们还希望摩洛哥人民在新任君主的领导下获得进步与繁荣,他是他的声誉卓著的父亲的最佳继承者。

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根据我国代表团和那些想法相同的代表团的愿望举行这

个重要全体会议,使安理会的工作对非安理会成员的会员国以及对外部世界开放。我们感谢绪方夫人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所有工作人员所作的崇高努力。我国代表团对非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中继续存在军事冲突感到遗憾,这种冲突使难民的数目日益增加。在这个全体会议上,我们想提出我们认为与难民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关于是否需要在冲突国家内开辟安全走廊的问题,我们认为,开辟这种安全走廊对向难民提供援助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各国应确保开辟这些安全走廊,否则就无法将援助提供给需要的难民。

第二,我们认为,应该向属于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以使他们也能够向那些需要的难民提供援助。

然而,作为我的第三点,我仍想强调所有人道主义组织需要遵守国际法和他们在其中工作的以及他们通过其工作的那些国家的当地法律。这些组织还必须遵守那些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合法性,而不违反本国的考虑,尊重与这些国家的地方当局充分合作的必要性。

第四,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和捐助国增加对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冲突国家,以及对那些接收难民的国家的援助,以减轻这些国家所承受的负担。在这方面列举了马里所承担的负担。我们还敦促国际社会和捐助国向非洲国家和冲突国家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以协助他们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这是在冲突国家中建立稳定和安全、避免这种冲突的复发,从而防止难民数目增加的主要因素。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想向绪方夫人提一个问题,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认为应如何解决以下两种难民的困境:一种难民被人强迫聚集在这些冲突战区的难民营中并可能被迫参加冲突;另一种难民自愿参加冲突,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尽管这是充满危险的。这样,我们有两种难民生活在令人难以羡慕的状况中。虽然严格来说他们的命运可能不在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管辖范围内,但他们仍然是难民。

使我们关切的是,有消息说越来越多的难民参加一些冲突。我们认为,现在是考

虑寻求一种办法来拯救那些被迫进入冲突地区的难民的时候了,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这些难民的利益,其次是为了防止他们自愿或非自愿的参加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林代表对我国代表团所说的客气话。

丰塞卡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想首先就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逝世表达巴西代表团的慰问。我国代表团还想对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自己的人民的亲爱的领袖的成就表示敬慕。

我想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表示热烈欢迎,并祝贺你主席先生召开这次公开会议。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意见交流确实是非常有用的。

让我首先祝贺绪方女士作为高级专员所作的工作。她正在以如此的献身精神和专业技能进行她的工作,这应该得到我们所有人的敬羡。联合国所进行的这种工作就其性质本身应该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和尊重,因为对难民的援助涉及为人解脱痛苦,这些人已经丧失了他们所习惯的日常生活内容,有时甚至变得对生活失去兴趣,就象某人在访问安哥拉的一个难民营后所说的那样。

绪方夫人的陈述向我们清楚表明,非洲难民问题是引人注目的问题。所述局势涉及许多不同国家和众多流离失所者。存在着希望的迹象,但这些迹象仍然很少。不幸的是,非洲战争的复杂性及和平的脆弱性——正如绪方夫人去年 11 月所说的——继续导致新的难民潮。

巴西同意绪方夫人今年 5 月发的呼吁,她当时向安理会介绍了巴尔干难民的困境。在那个场合上,她提醒安全理事会不要忽视世界其它难民危机。巴西的人口和文化深深扎根于非洲,作为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同情呼吁比其它任何地方更能代表国际社会本组织对非洲危机表现出对世界其它地区同样程度的关心和政治参与。

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十分关切难民潮对非洲稳定的影响以及武装分子对难民定居点的渗透。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可能难以实现,但

主要目标不变:难民返回和重新融入、在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中促进容忍并支持建立信任措施。

由于非洲难民问题严重,我已谈过这点,绪方夫人所面临的任务可能非难民专员办事处本身的手段和能力所及。发展和平文化以便长期处理这些问题可能要求与不同机构分担复杂的责任。

安理会的根本目标是创造和平普遍存在的条件,而且没有坚实的基础便不可能有和平。在这方面,我谨向绪方夫人提一个问题。

绪方夫人,对人道主义服务,尤其是你们办事处所提供服务的要求显著增加。这种增加,不仅因为实地实际情况以及处理该问题根源之一,即贫困的困难,而且因为目前公众舆论的认识比以前高。我希望你评论一下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你能否谈一谈在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服务的情况,尤其是捐助者对这些新挑战的回应?更具体地说,你认为安理会应该作那些具体的事来帮助你解决在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服务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十分清楚地介绍了这个问题。

此外,关于协调解决难民问题努力的问题,你如何评价贵组织与非洲统一组织在人道主义和难民事务方面的协调?

蒂尔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首先希望就哈桑二世国王逝世向摩洛哥政府和人民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诚挚哀悼。哈桑二世国王将作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以及和平倡导者为人们怀念。

主席先生,我们希望感谢你安排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今天的情况介绍,而且我们感谢她所作的情况介绍,并感谢她以明智的语言提出了一些非洲和其它地区根本性难民问题。

这次情况介绍的基本好处是绪方夫人今天向安理会提供了关于在安理会工作中极为重要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最新情况。我们日益认识到安哥拉、大湖区域和西部非洲,包括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其它国家的难民问题以及苏丹和其它地方难民困境的程度。我们赞赏绪方夫人对难民潮起因的分析,尤其是她强调武装冲突和贫困两方

面共同造成非洲难民潮局势的特点。正是这两个因素的结合造成了最危险和悲惨的局势,联合国努力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或许更为明智。

当然安全理事会的优先考虑仍是在外交行动和更狭意界定的安全问题方面。还必须增加发展援助和使用发展工具以防止造成大量难民潮的冲突。

绪方夫人向我们通报了非洲若干地区,包括安哥拉和中部非洲日趋增加的内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压力。在这方面,我希望集中谈一下坦桑尼亚局势,坦桑尼亚正在接收布隆迪难民,最近还接收了刚果民主共和国难民。我们注意到绪方夫人今天对坦桑尼亚境内布隆迪难民问题以及布隆迪和坦桑尼亚边界日趋紧张的分析,其特点是遣返和阿鲁沙和平进程进展缓慢,我们认为这方面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我们理解绪方女士呼吁安全理事会鼓励早日和积极地完成阿鲁沙进程,而且我相信,安理会今后应将这个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给予适当注意。

另一方面,我谨向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提一个问题: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和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涌向坦桑尼亚的难民是否加剧她在情况介绍中所述困难,更具体地说,去年坎帕拉决定执行情况进展如何,这是否与该区域不断变化的难民局势相关?

我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安理会上个月适当地关注了作为非洲局势特点的最严重的危机,也许绪方夫人今天提到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集中考虑。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一问题。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还向我们解释了执行最近签署的和平协定,尤其是关于塞拉利昂局势的洛美协定的重要性。我们同意德雅梅大使稍早时在这方面提出的问题以及雷瓦卡大使在这方面谈到的看法,他们是今天上午最早的发言者。我相信绪方夫人将作出的回答对安全理事会是重要的,但首先我认为她的建议,即必须支持执行和平协定进程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它包括对已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基本答案,当然对这些问题也可以更具体地回答。

最后,我们感谢绪方夫人谈到了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的作用与责任的一些

一般性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安全理事会不断考虑的问题,不仅同具体国家局势有关,而且也作为主题问题进行考虑。请允许我简单谈谈这些问题。

首先,安全理事会的基本职能就是结束军事冲突,有必要加强这种努力。安理会履行这一职责就能最有效地促进难民问题的解决。第二,安理会在其工作中越来越重视儿童在无家可归和冲突后恢复时期的状况。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第三,安全理事会在一些决议和主席声明中谈到了限制军火流动的必要性,今后仍有许多事要做。雷瓦卡大使也谈到了这项议题。

在这方面,我还要指出,我们理解我们不能指望迅速解决使非洲广大地区动荡不安的军火流通的问题。但是,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必要作出坚定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以下想法,安全理事会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个时候举行一次有关小军火和轻型武器流通的主题辩论。

在冲突后巩固和平是安理会几乎不断考虑的另一项议题。今天,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非常有说服力地解释了协同努力的必要性,以确保冲突后局势中的安全并努力促进发展。我希望,当安全理事会更详尽讨论塞拉利昂局势和其它类似局势时将适当考虑到这几点。

最后,高级专员谈到了武装冲突后政治正常化的问题。他谈到有必要在社会中实现和解与正义。我想,这两个价值都是重要的,对正常化来说都是必须的。我也谨指出,如果不实现必要程度的正义,一个国家难以实现和解。因此,至少我们认为,这两方面的适当结合要求我们对正义的重要性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理解,这需要在冲突后局势中得到保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洛文尼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贾格内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非洲大陆和阿拉伯世界正在悼念一位杰出的儿子、出色的政治家、伟大和慷慨的领导人、一位自由战士和和平缔造者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令人悲哀和无法挽回的去世。我们向摩洛哥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哀悼。愿他的灵魂安息。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谨感谢你组织这次公开的简报,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份。我们也荣幸地看到绪方夫人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感谢她所作的内容丰富和非常有益的简报。

我们通过听取绪方夫人的发言更好地理解了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在西部和中部非洲。随着最近的政治事态发展,那里出现了一线希望,其象征就是在洛美和卢萨卡达成的和平协定。在这两个局势中,我们都同意和平是脆弱的。这就是为什么绝对需要听取绪方夫人今天上午的呼吁,为支持这些协定提供必要的资源。

不能在真空中巩固和平进程。冲突后和平建设需要资源,然而有时提供的援助很少。绪方夫人刚在阿尔及尔参加了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她雄辩地解释了在阿尔及尔的新的精神,这充分反映在非洲领导人对和平解决冲突重新作出的承诺。

现在谁也不应当怀疑非洲领导人正在竭尽全力以和平方式解决该大陆的各种冲突。我们也必须承认,除非我们得到发展伙伴的支持,这些努力就无法维持。因此,我们有责任响应绪方夫人的呼吁,向非洲各和平进程提供援助。

在中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受到的关心最多。和平已经胜利在望,因此我们不应当放松为达成冲突各方签署的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该协议将对整个区域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样,在西非,洛美协定使我们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塞拉利昂实现持久和平抱有希望。我们的领导人再次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应当由国际社会其它国家为帮助巩固迄今为止的成就作出重大努力。

在向难民提供援助方面,让我们也不要忘记东道国分享了有限的资源,有时候为本国人民造成了其它问题。我国冈比亚长期以来接纳了我们分区域各地的难民。尽管我们没有对此喋喋不休,我们确实需要得到援助,以照顾来自邻国的所有兄弟。许多人已被纳入冈比亚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

每当我们讨论非洲问题时,就会想起秘书长的报告《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S/1998/318)。但是,我们常常对报告的另一方面的关注较

少:可持续发展。我们完全同意绪方夫人的话,即在贫困、冲突和被迫离乡背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除非并直到适当解决消除贫困的问题时,将始终存在着冲突和随后迫使人民离乡背景的情况。

必须从根子上打击罪恶。贫困既便不是我们今天在非洲面临的所有问题的主要根源,它也是主要根源之一。我们只能希望,非洲也将获得同其它地区得到的同样的关心。痛苦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因此应当平等对待人民,不管他们生活在哪里,不管是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是欧洲。

尽管如此,我们感谢向非洲提供的援助。但是,同其它地区获得的援助相比,这一援助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其它国家本着真正的伙伴与团结精神继续提供支持和谅解,尤其是在非洲领导人再次承诺不以枪杆子而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非洲大陆问题的时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冈比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你和其他人一道对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对其人民的长期和勇敢的领导以及他为在他动荡的区域寻求和平所作的贡献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哈桑国王和约旦已故的侯赛因国王同和平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进程的成功对他们英明的远见将是一个适当和长久的纪念。

(以法语发言)

请允许我感谢绪方高级专员的简介,同往常一样,她的简介既周到又透彻。绪方夫人非常正确地指出,冲突以及逃生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流动在非洲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确实,这些现象在其他地区也继续存在。这些冲突中有许多是内战和游击战争,它们不同于 30 年前在通过《非洲统一组织难民公约》时肆虐的那些战争。它们往往比国家间战争更残酷和更难以对付,造成巨大的人的代价和破坏稳定的严重后果。

在许多非洲冲突中,身陷绝境的人在短时期内的越界活动给收容国的基础设施造成了不堪承受的负担,在往往本已面临其他国内挑战的国家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想起我在 1994 年 5 月底视察过坦桑尼亚西部的巴马科难民营,得知在 4 月 25 日一天里我相信就有 21 万名卢旺达难民达到这个营地。图尔克大使已提醒我们,坦桑尼亚一向是大湖区大批难民的收容国,这次是来自布隆迪的难民,这种情况一直有可能造成更广泛的区域动乱。

有时流离失所者的流动是一种有意的战争策略。例如在安哥拉,那里约为 1,100 万的总人口中就约有 170 万人流离失所。安盟把大批平民从农村赶入城市。其结果是大批受惊吓和绝望的人象潮水一样越过战争界线,并常常穿国双方埋设地雷的地区。

(以英语发言)

难民局势产生严重的区域影响,可能把争端扩大到国界以外,使更多的国家卷入冲突。安理会多次看到这种现象发生,例如包括在卢旺达、前扎伊尔、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境内发生的动乱。在中非,上星期 5 000 多难民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进入中非共和国,其中许多人带有武器,他们加入已在那里的 11 000 名难民,眼看就要使班吉和全国脆弱的局势发生动乱。有人说在联合国部队最初的任务规定中没有预见到这种不稳定的根源,因而应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中非特派团)无关,不应影响秘书长关于略为增加这支部队人数的建议。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

绪方夫人指出,就在上个星期有 3 万难民离开刚果(布拉柴维尔)前往加蓬。虽然人们已多少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但把冲突扩散到加蓬境内的影响仍然同样严重。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如果在几乎三年前我们,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会员国,就更有效和更迅速地采取对策,那么现在国际社会是否会仍然在处理在中非出现的相互关联的各种冲突。

苏丹 30 年之久的战争使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逃离家园,并导致联合国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在苏丹南部、邻国肯尼亚以及乌干达的大量存在。苏丹和乌干达境内的交战各方经常越界袭击,并采用一些可怕的手段,诸如抓获学龄儿童并把他们作为儿童兵、性奴隶以及往往只是作为炮灰编入军队。

这种情况,就如最近在几内亚发生的那样,表明必须加强难民营和难民点的安全。在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以及促进非洲的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S/1998/138)后,安理会于去年在其第 1208(1998)号决议中处理了这个问题,这项决议明确地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尊重难民营的平民和人道主义的特点,并谴责战斗人员为推动军事目的利用这类难民营的行为。鉴于这个问题仍然是重要的,我谨问绪方夫人她关于难民营安全的备选措施现在进度情况如何,她从其他国家政府得到何种反映,以及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实地如何应用各种经验教训。

加拿大对非洲境内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福祉仍然感到关切。我们认为保护和接触这两个相连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许多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里,对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接触往往被交战各方阻挠或阻止,那些人无视人道主义原则却不受到惩罚。这对那些涉及叛乱集团的冲突来说是特别困难的挑战,能使这些集团负有的责任最多只是有限的。此外,人道主义工作者,无论是当地还是外来的工作人员,继续处于严重的长期威胁中。我们在其他地方已指出,这种侵犯人身安全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国际社会以及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采用创新性的方法来纠正这些行为。

加拿大认为,难民专员办事处与非洲统一组织一道于今年 5 月在坎帕拉组织的部长级讲习班是为应付这些挑战而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认为,讲习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使非洲领导人参与处理难民的保护与安全问题。我们不知道绪方夫人是能否谈一谈是否已作出努力对这次会议采取后续行动。我们同样欢迎高级专员谈一谈关于最近在能够接触非洲有关人民以及保持这种接触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并请问她是否已确定了在这方面吸取的经验教训。

关于安理会为加强难民保护可采用的创新性办法,我们谨回顾,安全理事会在 2

月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报告。预计将很快就会发表这份报告,我们相信报告将向安理会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以加强对陷于非洲战争中的平民的保护。我们期待着安理会于 9 月份在荷兰主席的领导下采纳秘书长的建议。

虽然我们要求作出更大的努力来保护和援助流离失所者,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只是更深刻的政治危机的症状。人道主义界当然将继续对人道主义危机采取对策,并满足流离失所者的迫切需要,尽管这变得日益困难。然而,没有解决这种流离失所现象的政治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就只能治标不治本。

因此,我们在非洲以及其他地区解决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根源方面必须更有创造性和更主动。应作出更大的努力,对那些往往被简单地说成是不可解决的冲突而不予处理的问题帮助找到解决办法,这是至关重要的。对所谓的被遗忘的战争尤其如此。此外,一旦找到了政治解决办法,国际社会就必须把其注意力保持在六电钟的新闻报道之外,以便为实现可持续和平帮助进行有效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包括在预防冲突活动中进行国家和区域能力建设。

安全理事会和区域组织的作用在这方面是绝对关键的。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认为,安理会必须给予各种安全方面的问题以同等的重视,无论这些问题在哪里出现。我清楚了解,一些人认为,由于欧洲的冲突受到了重视,非洲的冲突因而遭到忽视。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看法滋长下去,否则,联合国赖以存在的前提就会受到质疑。

的确,非洲问题占用了安理会的许多时间,但同时我们需要更加注重此一重视的平等性和影响。人们要求联合国在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安哥拉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安理会对这些要求所作的反应将考验它是否愿意以富有创意的有效办法对付非洲新挑战,并纠正对其他区域的明显偏向。加拿大继续支持安理会在这些局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支持在我们业已为和平作出巨大投资的地方,例如在中非共和国和安哥拉,开展持续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伯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与其他同事一道,就哈桑二世国王陛下的不幸去世,向摩洛哥人民与政府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他对中东和平的许多大胆而有创造性的贡献是世人皆知的,也得到了高度赞扬。

我要再次欢迎绪方夫人来到安全理事会大厅,并感谢你,主席先生,安排了这次会议。难民问题在安理会日常处理的有关国际稳定的复杂事务中占据着突出位置,这的确是不幸的,也很可悲。因此,我们一直很感谢绪方夫人就难民状况所作的情况介绍。

首先,我要赞扬绪方夫人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的难民并为掌握难民困境和国际援助难民努力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作出了竭诚努力。同样,我们也应对世界各地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赞赏;他们奋战在许多危机的前线,我希望绪方夫人能向他们转达我们的由衷的赞赏。

上个星期,绪方夫人在华盛顿参加了关于目前紧急难民状况,尤其是非洲大陆紧急难民状况的协商。正如绪方夫人刚才告知我们的那样,在此之前,她在阿尔及利亚出席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以争取各位国家元首在人道主义接触等重大问题上的合作。她最近结束了对非洲大湖区的又一次调查访问。

这个会议厅中的每个人都认识到在非洲存在大量的人道主义需要,而在应付这些需要方面所遇到的障碍很多,从方案规划到后勤援助都存在障碍。我们同意绪方夫人的看法:靠批评对科索沃难民的援助是克服不了非洲所面临的那些障碍的。我们必须看一看国际社会对科索沃危机的反应,从所能做到的事情中接受启迪,然后一道努力确保在非洲取得同样的积极成果。

绪方夫人谈到了塞拉利昂和刚果和平进程所带来的机会。我国政府一直积极参与促进解决这些危机和非洲其他危机的和平进程。在 5 月份,总统特使杰西 · 杰克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主席、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弗朗西斯 · 奥凯洛所开展的联合努力导致缔结了塞拉利昂停火协议。美国的高级

代表参与推动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进程,此外我国特使霍华德·沃尔普一直在与其他各方一道努力,帮助解决布隆迪局势。此外,就在上星期,前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还前往非洲之角,帮助支持非统组织鼓励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谈判解决其冲突的努力。以上只是一些例子,它们说明我国政府同绪方夫人一样,认为解决难民危机的途径是找到解决根本政治问题的办法。

近十年来,塞拉利昂人经受了一场充满极度暴行的战争的恐怖。随着 7 月 7 日和平协议的缔结,我们有机会支持塞拉利昂人走国家复苏的道路。实际上,再过两天,塞拉利昂问题国际联络小组将在伦敦举行会议,显示对执行洛美协议的支持。接触小组还将审议所有关键领域中的国际援助重点,包括向遭受暴行的无辜平民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前士兵的遣散和重返社会以及国家社会和经济基础结构的重建。

我们想,居住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的 45 万塞拉利昂难民一旦认为塞拉利昂局势已经安全,他们中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都将要求返回塞拉利昂。美国坚决支持那些希望尽快返回家园的难民自愿遣返并重返社会。

我们赞扬所有那些认识到对塞拉利昂和整个非洲人道主义努力的援助必须来自许多渠道的人所作的努力。布鲁金斯主要捐助者集团,包括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各机构和世界银行,已挑选塞拉利昂作为拟议协作倡议的目标国家。这些倡议将改进救济和发展规划以及方案执行。联合国也已决定将塞拉利昂作为战略框架进程的一个试点。我们相信,这些努力能够得到充分协调,从而帮助塞拉利昂人实现他们应享有的和平与复苏。

与此同时,大湖区的重大冲突影响到了大约 410 万人,其中包括 95 万难民、估计人数达 220 万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超过 1.2 万无人照管的未成年者和 80 万其他冲突受害者。正如绪方夫人已详细叙述的那样,在最近几天里,随着来自刚果(布)的刚果人逃到加蓬,以及来自刚果(金)的许多人逃到中非共和国,难民人数急剧增加。

我先前已经提到,美国一直密切参与促成在刚果战争中缔结和平协议的努力。

只有结束这场战争并停止敌对行动,这个遭受蹂躏的国家才有机会实现复苏和发展。刚果难民继续涌向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果东部的长期不安全状况使救济援助无法持续送达,导致人们担心应付危机的各种机制已近乎用尽,一场广泛的人道主义灾难即将来临。我们欢迎绪方夫人关于该区域领导人为便利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救济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所作努力的报告。

美国政府还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特使合作,密切参与寻求实现布隆迪的和平。在布隆迪,各种内部和外部和平进程正在展开。何时能够缔结和平协议,目前很难预测。与此同时,坦桑尼亚境内人数已经很多的布隆迪难民仍在继续增多。

安哥拉、索马里和苏丹境内以及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持续的可悲战争也令美国以及这个机构极为关切。我要表示,我国严重关切的是,在非洲之角,如果人们由于得不到粮食而被迫迁移,那么过去那里曾经交织在一起引发许多次人道主义危机的致使干旱与冲突很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再次发生。

一个明显的痛苦现实是,我们在难民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且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情的环境因素只会制造出我们必须克服的障碍。然而,我们不能丧失信心,也不能过度悲观。我们在科索沃的经验表明,国际社会如果能够带着清楚的认识和共同的目标开展合作努力,那么就能够在沿着难民的遣返和人道主义援助道路大步向前迈进。

我很高兴地通知安理会,绪方夫人上周访问华盛顿期间,国务院宣布向难民专员办事处一般方案提出追加 1 170 万美元的年中捐款。其中过半数,即 660 万美元将用于非洲。我国政府以乐观的态度期望与我们的其他同事一道把在科索沃得到的积极教训用到非洲和世界上其他仍然亟需援助的地方。

最后,我再次感谢绪方夫人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同事为减轻全世界难民的痛苦所作的一切努力,并向她保证我国政府将继续支持她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加季洛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道对国王

哈桑二世的逝世向摩洛哥人民表示哀悼。俄罗斯对这位英明政治领导人的过世十分悲痛,在将近 40 年里,他一直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非洲领导人之一。

我们感谢绪方夫人所作非常全面的通报。俄国一向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工作,认为这一工作是联合国整个人道主义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相信,当前的情况要求安全理事会为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给予愈益积极的政治支持;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人道主义工作不仅应该通过联合国的权威得到加强,而且应该受到捍卫。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不能将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和人道主义组织的作用混为一谈;两者有各自的作用,尽管在实践中两者的任务密切相连。

我们还深信,绝不应将人道主义援助当作向冲突任何一方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如果这样做,这种援助就直接违背了援助的主要目的,就很可能变成使冲突进一步加剧的因素,而不是成为稳定局势、支持实现政治解决进程的有效手段。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特别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在筹划和准备包括人道主义部门的维和行动方面扩大合作和磋商。关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我们深感关注的是绪方夫人已详细谈到的某些长期性问题。我们同意她的分析和结论。

我们也认为,许多热点地区需要有效的国际援助,例如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卢旺达、布隆迪和其他许多武装冲突造成大量流离失所者的地方。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难民专员办事处处理了前苏联国家的难民问题。我们在同难民专员办事处携手共同执行由难民专员办事处主持召开的 1996 年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难民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行动纲领时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重要的是,我们同难民专员办事处一道工作能够帮助有关国家、包括捐赠国和国际移徙组织了解独联体地区的移徙问题。我们希望今年 6 月日内瓦会议指导小组会议就 2000 年后行动纲领展期问题达成的谅解得到实施;这样做将是朝着解决最为迫切的一项人道主义问题迈出一步。

我们赞同绪方夫人提出的科索沃持续困难的人道主义局势令人严重关注的看

法。最近的一次积极发展,即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重返,在某种程度上被另一个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抹煞。大量的非阿裔人、主要是塞族人和吉卜赛人出走科索沃。根据一些统计,塞尔维亚和黑山其他地区这种内部流离失所者总数已超过 10 万,包括大量的妇女和儿童。他们是被迫逃离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主要是科索沃解放军(科军)战士的暴力行为。科索沃解放军的活动粗暴地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的规定,科索沃解放军公开地将非阿裔人排挤出科索沃。最近在格拉齐科发生的惨剧再次非常不幸地证明了这种危险的趋势。

逃离科索沃的非阿裔人处境艰难,随着冬天的来临将更加困难。绪方夫人也提到了这一点。国际社会必须为这些人提供足够的援助。在人道主义领域里推行双重标准和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让科索沃获得国际援助进行重建而拒绝向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提供这种援助的做法也同样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实现阻止非阿裔人逃离科索沃的目标。创造条件使非阿裔人能够重返家园,与驻科部队确保该地区的安全、法律和秩序的努力能够成功直接有关。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赋予驻科部队这些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迅速和彻底地使科军非军事化。必须尽可能有效、彻底地完成这一任务。拖延和干扰将带来严重的长期性后果,不仅破坏人道主义局势的稳定,而且破坏科索沃总的形势的稳定。这将给政治进程的前景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最后,我再次感谢绪方夫人的工作和她所作的极为详尽的通报。我希望她提出的建议能够付诸实施,希望世界许多地区这一严重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能够成功地得到解决。

哈默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谢谢你代表我们表达安理会对摩洛哥哈桑国王二世陛下逝世的深切遗憾和悲痛。

我国代表团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简报。令我们高兴的是,绪方女士的简报主要集中论述了非洲的问题。虽然正如绪方女士本人表明的那样,科索沃境

内和周围地区的局势作为欧洲的危机可能不可避免地总是困扰其欧洲邻国,但也令荷兰关切的是,科索沃危机不应分散人们对困扰非洲的各种严重问题的关注。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迹象,不仅现有资金不断减少,而且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部署也存在问题。今天的简报向我们再次保证,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而言,非洲的确不是次要优先。它对荷兰来说也非如此。我们将在拨款时全力保持平衡,例如通过给世界粮食规划署和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用于安哥拉的追加捐款,保持平衡。

处理冲突后局势需要一贯办法。必须适用普遍一致的标准。例如,就塞拉利昂而言,必须对塞拉利昂境内侵犯人权行为采取与其规模相当的措施。在这方面,荷兰认为,应该重新考虑洛美和平条约规定的塞拉利昂普赦。有充分证据表明追究侵犯人权行为肇事者的刑事责任确实有助于一国的和解与稳定,这一点现在已广为接受。我向绪方女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她是否同意维持追究责任原则也会对难民自愿返回方案产生积极影响。

就卢旺达局势而言,荷兰的立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除该国西北部地区外,各地救济阶段已经结束,高级专员已非常正确地表明,救济与发展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荷兰要求联合国大家庭有关成员、其中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密切合作,努力为卢旺达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共同战略,必须在该国紧迫实施布鲁金斯进程的讨论成果。

荷兰特别关心包括童兵在内的流离失所儿童的命运,并对难民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儿童基金(儿童基金)之间的合作表示欢迎。在高级专员看来,这两个组织是否可以同武装冲突中儿童问题特别代表合作,共同搜集旨在使这些童兵复员的必要专业知识?

荷兰还对安哥拉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情况感到关切,他们因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控制各省省会而无法接触或无法充分接触人道主义组织。另外,援助也因攻击救济车队和有目标地攻击救济工作者而受到阻碍。安哥拉政府和安盟都必须在向各地区运送紧急救济援助方面同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

许多人道主义问题都有国际和平与安全层面。秘书长已在其 1998 年关于非洲冲突起因的报告中敦促人们建立国际机制,协助东道国政府维持难民营的安全和中立。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难民专员办事处为处理坦桑尼亚境内布隆迪难民的安全问题而发起的主动行动,该国面临着营地显著过分拥挤的情况。

最后,我要向绪方女士提最后一个有关叛乱民兵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继续战斗的影响问题。高级专员能否就有关几千名胡图族战斗人员、特别是前扎伊尔武装部队人员和帮派民兵离开刚果(布拉柴维尔)难民营,随后被征募、受训、武装和部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报导发表评论?

里奇蒙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代表英国政府就哈桑二世国王的逝世向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及其家属,并向摩洛哥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我要借此机会赞扬他的多项成就,尤其是他为促进中东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

我还要感谢绪方女士极为有益的简报。确实应该提醒我们注意非洲难民问题的数目和规模以及人们对安理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期望。最近的科索沃危机绝没有改变英国政府协助解决非洲问题的决心。我们仍对非洲作出有力的双边资助承诺,我们定期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捐款,最近一次是今年三月捐款 1 050 万美元,这些捐款基本上都未指定用途,因此,拨款是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事。

鉴于人们在洛美和卢萨卡签署的协定——正如绪方女士指出的那样,这是结束长期冲突的一个真正机会——我要提出一两个问题。

首先,难民专员办事处是否已经制定计划,协助目前在几内亚和其它地方的难民重返塞拉利昂家园?这一进程是否已经开始,如果没有开始,则在难民得以开始返回前需要实现的主要条件为何?

第二,难民专员办事处恢复遣返卢旺达难民的消息极为令人欢迎,但我要问一问难民专员办事处是否预见到鉴别前扎伊尔武装部队人员和帮派民兵的问题,如果预见到这个问题,则为处理这个问题作出了什么安排?

彼得雷拉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愿代表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就哈桑二世国王陛下逝世向摩洛哥代表团和摩洛哥人民和政府表示衷心哀悼,哈桑二世国王的政策对在中东冲突和其它区域局势中创造积极气氛至关重要。

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以专业和有效的方式主持安理会工作。我愿感谢你召开本次正式会议。我们希望,这将成为一种有利于联合国其它会员国的经常作法,特别是在秘书处高级官员就安全理事会审议的主要议题提交报告之时均召开正式会议。

我们愿感谢绪方女士的发言,我们还愿对她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的执着工作表示赞赏。她的发言进一步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安全理事会应尽量将其注意力放在冲突的人道主义方面上。这样做符合安理会的基本职能。目前,和平与安全概念也包括正义、人权和发展等内容。鉴于这种质的演变提供了改善人民福利和确保在坚实基础上持久解决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大多数国内冲突的新颖办法,因此应该对其予以密切关注。

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记录和秘书长的报告,那些冲突是导致最多难民、流离失所者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冲突,需要采取系统的行动。这意味着尽可能的同时处理存在这个问题的国家和区域中的政治、人道主义和经济原因。

在这方面,非洲的问题与其他区域的问题没有区别。象今年 7 月 14 日的《阿尔及尔宣言》中所表示的那样,那些冲突是东西方冲突的残余,由于不稳定的经济局势和薄弱的政府机构而加重。虽然资源的缺乏使这种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但为了鼓励投资和其他经济措施,首先有必要建立适当的政治基础,以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在这方面,我们想祝贺世界粮食规划署最近批准 1 亿零 6 百万美元的紧急行动以援助 5 个非洲国家。

任务是巨大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在秘书长 7 月 15 日关于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初步人员部署的报告中提到,除了该国 70 万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之外,还有 30 万难民。绪方夫人刚才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该区域其他国家的局势的新资料。我

们相信将会提供能够满足需要的资源,以便消除这样一种印象:我们对非洲的问题不那么关心。因此,我们应该祝贺绪方夫人把现有资源的 40%多用于应付该大陆的紧急局势。

虽然旨在结束塞拉利昂冲突的洛美协定和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萨卡协定提供了新的重大机会,便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能够做什么事来与难民高级专员和各种人道主义组织合作。

一方面,安理会可以通过在它议程上的冲突中采取决定性行动帮助预防和控制非洲的人道主义灾难。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任务可以包括在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的更广泛范围内。显然,在侵犯人权行为,人道主义危机和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之间有彼此依存关系。因此,人道主义行动越来越与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活动相关。

另一方面,安理会可以不断地仔细监测上述和平协定。有必要确保那些没有彻底解决的冲突、它们所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和不发达状态不会再次创造条件促成冲突的恢复和加剧。以及对平民人口的人道主义侵犯。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专家人员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和《宪章》参与发展和重建的人道主义任务。因此,有必要为在冲突或冲突后地区中工作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全。我们想再次重申,在那些有联合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国家中参与工作的政府和其他各方需要遵守国际法和有关公约。安全理事会应请这些国家明确表示它们准备这样做。

最后,冲突各方应承认,加入和承诺遵守人道主义事务、人权和经济问题领域中的公约和有关法律文书是一个必要的第一步,以便向国际社会、捐助者和其他有关各方表明,它们确定决定认真地开始走上一条向前看的重建道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马来西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马来西亚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就虔信者的领袖、伟大的领导人国王哈桑二世逝世向西迪·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以及摩洛哥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国

王哈桑二世对国际和平的贡献将永久被全世界的很多人所铭记。愿阿拉保佑他。

还让我与在我之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一道欢迎绪方女士,并赞扬她就非洲的难民局势所作的全面和坦率的简要汇报以及她就科索沃局势所说的非常切合实际的话。我们特别赞赏她关于在对待这两个局势方面存在差距的话。我相信,在安理会继续审议这些和其他局势时,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绪方夫人突出强调了非洲难民问题的积极方面和一些不那么积极的方面——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加入处理的仍然存在的问题。确实,其中很多观点过去有人强调过,但需要再次强调,就象在她的发言中所做的那样。显然,难民高级专员的工作与安理会的工作和责任很有关系,因为它们涉及在实施和平协定和在使卷入冲突的国家和人民恢复正常生活方面成功地实施维持和平行动和有关工作。

绪方夫人说得很正确,如果非洲领导人有解决非洲问题的政治意志和决心,非洲的现有问题就能解决。然而,正如绪方夫人所强调的那样,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有必要维持和有力地支持这些成就和突破。对国际干预所需要的费用的担心不应使我们不愿意作出必要的承诺和支持处在冲突局势的非洲国家之间签订的和平协定。

绪方夫人还提请安理会注意了以下事实:非洲很多地区的局势仍然是脆弱的,即使是在制订和平协定的同时,这种协定所带来的机会可能不会长久存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必须抓住时机。

这些的确是绪方夫人有份量的话,与主要泛泛地关切这些问题的安理会成员不同,她几乎已处理并继续每天处理难民问题及相关问题。在她向安理会介绍情况时,因她刚对非洲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访问,她的话产生了特殊反响,而安理会正在审议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不久达成的各项重要和平协定,即使刚果共和国不是所有派别都签署了协定。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定会全力支持执行这些协定以及我们希望今后将达成的其它协定。

我们应提醒自己,在非洲的国际参与并非都是消极的:有一些成就。但不幸的是,失败更经常引起注意。当然如果我们希望在非洲持续参与,必须从两方面学习。这

种情况介绍,随后安理会成员和象绪方夫人这种人、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首长就对安理会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坦率和深入地交换意见已经证明十分有益。我们都知道,国家内冲突现实是复杂的。显然,干预常常会是困难甚至危险的,但如果我们要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以及不稳定恶性扩散,那么这种干预经常无法避免。我们认为,如果安理会要完成其《宪章》规定的责任,它便不能回避经常要求进行有力和实质性干预的参与。

最后,马来西亚同意安理会成员今天早上表示的看法,因此将不重复这些看法。这包括一些我本人原来想提出的问题。我确信绪方夫人将有时间答复其中一些问题。

绪方夫人,我和其它成员一起亲切地赞扬你和你的组织以我们共同人类名义所作的出色工作。我国代表团希望在安理会今后几天继续审议这些问题时你的重要情况介绍以及你关于继续、有力和持续地支持你的办事处的工作,尤其在执行非洲各项和平协议情况下这样做的强烈呼吁将是特别重要的。我再次感谢你的情况介绍。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绪方夫人发言,回答成员们的评论和建议。

绪方夫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关心并支持我的办事处和我的同事正在做的工作,尤其是实地工作。我认为,如果我转达安理会的关心、问题和意见,这些人将深受鼓舞。我认为极为令人鼓舞的是知道安全理事会把人道主义问题视为其责任和义务的延伸。难民多数是我很期待安全理事会能够解决的冲突的受害者。

由于时间有限,我谨简单谈一谈总的安全问题、安全理事会第 1208(1998)号决议后续行动及不同层次的选择。我们一直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十分密切地配合进行后续行动。我们进行了研究。某些选择我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自己可以做;我们将它们称为软选择。这些选择的范围从争取在离开边界的地方设立营地,到建立尽量公平和透明的援助和分发系统,到力图保持营地的平民性质。这是最困难

的挑战,但我认为在诸如几内亚或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中我们已经尽力保持营地的平民性质,防止武器或武装分子进入。

关于“中间”选择,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采取了帮助训练当地警察的措施。我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样做了,向警察提供设备、电台、车辆和一些支助——奖励——以便至少难民营本身将不进行武装活动和军事训练。这是我们已经做的一件具体事。我认为,我们还安排了一些联络官。我们在扎伊尔危机期间这样做了。我们让扎伊尔联络官监督一些维持治安部队的训练。我们还在坦桑尼亚安排了一个联络官。而且我认为,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更多捐助者支助。我认为有改进的余地,因为有一种共同谅解,即我们应保持所有难民营的平民性质。

关于“硬”选择问题——即我们多大程度上依靠国际维持和平部队而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国际警察特遣队快速进入,无论在科索沃或者在非洲即将出现的许多其它地方——我真希望获得安理会十分积极和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和行动。

关于区域维持和平部队,我们与非洲经共体监督组(西非监测组)进行了更多协商,力图使其行动具有某种人道主义组成部分。我不知道西非监测组今后情况如何,但我认为那里有我们可与之联系的区域维持和平部队,而且我们在人道主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是极为重要的。

有关非洲我今天要说的是,是的,那里有停战及和平的某种可能性。我认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而且联合国理应提出支持系统。你怎能强迫实现即将出现的和平?这是我愿听取和期待安理会意见的方面。

我们与非统组织具有十分密切的工作关系,尤其因为这是非统组织《难民公约》 30 周年。我们本着这种精神与非统组织密切合作,力图确保非洲难民得到国际保护,他们得到适当援助。这并非总是容易的;但我们有良好工作关系,尤其是去年非统组织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在 5 月主持了坎帕拉会议。我们认为取得了进展,至少在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即保护难民、遵守哪些难民和人道主义原则,如何保证国家安全不受难民存在的危害。这是继续存留的问题。

但是坎帕拉会议的近期后续行动尤其因为刚果自 8 月以来恢复冲突而更加困难。因此在我看来停火是极为重要的步骤。这可能是实施停火得到更大支持的方式,从而可以真正实现坎帕拉会议的基本目标。

还有如何建立安全通道以及如何向难民运送援助的问题。这确实取决于冲突各方保证这种通道接触的程度。仅两周前,我就这点向卡比拉总统提出了十分强烈的呼吁。

我想我应当谈谈几个具体的问题。关于资金筹供,我非常高兴会员国对此非常关心。我们 1999 年的非洲总预算是 3 亿零 2 百万美元。这包括 1 亿 3 千 7 百万美元的一般年度方案,我们为此获得资金并从我们这边分配资金,还有 1 亿 6 千 5 百万美元的特别方案,这就是针对特定国家的呼吁。关于大湖区、卢旺达、塞拉利昂、非洲之角和安哥拉的特别方案,所获的响应刚到 25%。到 7 月 13 日为止一般方案获得的响应是 62%。

我们真正希望对资助非洲难民的重要性有更大的了解。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索马里东北部,由于我们收到的资金非常非常有限,我们的行动正处于瘫痪的边缘。资金是巩固和平和在庇护国或原籍国照顾和抚养难民的关键,这些国家还未达到允许难民返回的程度。我想大规模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法都具有遣返的形式,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地方性接纳方案和一些重新安置方案。因此资金是会员国表示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如几位代表所说,巩固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

把非洲的贫困问题同解决冲突联系起来也需要一些经济资助,把人道援助同发展进程联系起来也有非常重大的资金影响。因此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尤其因为联合国的所有业务活动都依靠自愿捐款。我也希望安全理事会推动资金筹供,作为执行其和平倡议的方法。

现在谈谈你们问到的几个具体问题。至于塞拉利昂的遣返工作,我们正在塞拉利昂境内的北部边界设立一些驻地办事处。我在该国的代表已接受人道主义协调员的任务,他最近去了叛军地区。然后他将去伦敦出席这次会议,我希望将就如何进行

商定的遣返工作达成更具体的协议。我想只要有和平－现在有和平是好事－难民将会返回。我不认为那里会发生我们在科索沃看到的大规模的迅速返回。

至于我对洛美协定的大赦条款的看法,我必须直言相告。我不能对两方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发表意见。我想基本的观点是和平非常重要。当我访问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并同各地的难民谈话时,他们说要和平。

关于卢旺达问题和卢旺达难民的遣返,已经安排在基伏地区建立集合点。我不知道集合点在哪里,但是想返回的人有几处集合点可去,他们将必须解除武装。他们将自己解除武装并到集合点去。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把他们送回卢旺达。我们将支持运送他们,卢旺达政府已同意接受他们。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筛选。他们放弃武器并到集合点去的事实表明他们愿意返回。

在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的安排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仍然在谈判细节。但是将在刚果(布)的北部指定一处地点,将要求人们停止参与在布拉柴维尔附近的冲突并离开。当然,当他们去这些地点时他们也必须解除武装。他们将获得一次性的协助,他们将必须从事和平活动,如种地,等等。因此,他们能够离开冲突地区的事实是他们不愿继续打仗的又一个迹象。

我们曾在刚果(布)和各个邻国尝试大量的筛选,很难进行。因此我们做到的是事实上的实际隔离,并且我认为尽可能把继续战斗和武装的人真正排除在国际保护之外。我想这是我们对此的解释。

关于加蓬局势,我们当然会调查成员们问的问题,我们将看看能够作出什么安排。

关于童兵问题,到中非共和国去的刚果人有各种各样。有士兵、平民和一些童兵。我们正设法同童兵接触,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难民署不同士兵打交道。同时他们是儿童,因此该怎么办?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新的具体的形势,当然我们将必须同其他伙伴协商,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当然还有中非共和国本身协商。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童兵退役方面,仍然需要

进一步检查谁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问题,我们在赞比亚有25 000人,在坦桑尼亚大约有80 000人,最近到中非共和国去的这群人非常令人担心。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从布隆迪和刚果流向坦桑尼亚的难民给坦桑尼亚增加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我希望我谈到了你们的多数问题。如果没有,我将乐于在会后一对一进行回答。让我再次对你们的问题表示非常感谢。我想在我们进行行动时,这些问题将成为我们思考的大量材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绪方夫人的澄清和回答。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本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1时10分散会